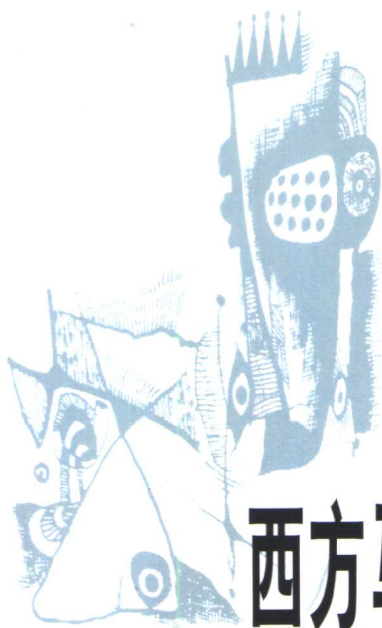




冯毓云 罗振亚 主编



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与 美学理论批评

姜哲军 刘峰 等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太阳岛文论书系 ·

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与 美学理论批评

姜哲军 刘 峰 等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与美学理论批评/姜哲军, 刘峰等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12
(太阳岛文论书系/冯毓云, 罗振亚主编)
ISBN 7-80149-826-7

I. 西… II. ①姜… ②刘… III. ①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 ②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 IV. J110.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5162 号

·太阳岛文论书系·

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与美学理论批评



主 编: 冯毓云 罗振亚
著 者: 姜哲军 刘 峰 等
责任编辑: 陈 卓
责任校对: 闫晓琦
责任印制: 同 非

出版发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电话 65139963 邮编 100732)
网址: <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 东远先行彩色图文中心
印 刷: 北京增富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 12
字 数: 259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49-826-7/B·130 定价: 2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写作是一种思想实验，它为写作者提供了一个驰骋想像力的疆场，如果套用哲学家怀特海的话来说，写作乃是“观念的冒险”。

就文学理论来说，写作已成为学者的一种生存方式，一种表露理念的路径。在文学的缤纷天地里，审视纷繁的文学现象，追逐深蕴其后的复杂文化根源，不啻是一种生存的体验和快乐。面对一个对象，考量一个难题，创造性的发现流注笔端，智慧的愉悦昭然若揭。一俟无形的思想变成物化的白纸黑字时，写作者的思想历程便从“独白”转向“对话”，期待着读者的阅读介入，从而开启了思想的另一行程。

现在，经由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诸君协力合作与谋划，一套颇有特色的“太阳岛文论书系”呈现在读者面前。写作的完成召唤着读者进入“对话”，重温作者诸君曾经历的“观念的冒险”。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这套丛书的面世，经过了一系列的创造性转换，从书斋到课堂，从理论玄思到付诸实践，从个人冥想到群体切磋等。作为当代文化多元语境中的一种“地方性”话语，丛书以一种群体智慧的合力而诉诸理论话语，有利地表达了身处北方边陲的学者们对当代文学和理论的深入思索。所

11062108¹

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与美学理论批评

以，这套丛书的面世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

我们正面临着一个“理论的时代”，理论的探讨在各个领域变得尤为重要，文学研究亦复如此。据我所知，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同仁们，在打通文艺学和文学史之间的学科壁垒，推进基础理论研究，以及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沟通等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他们不但关注宏大的理论话语，而且强调地域性的文学实践；一方面是形而上地创构理论观念，另一方面是形而下地“回到文学自身”，这便构成丛书的鲜明特色。同时，作为集体智慧的结晶，这套丛书集老中青三代学人的丰富理念，既有成熟老道的深思熟虑，亦有初生牛犊的新颖观念，因而使丛书彰显出一种理论的“复调”特征，自身充满了多元的对话性。

周 宪

2001年12月20日

导 论

马克思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西方思想文化界称他既是人类 20 世纪，也是人类公元纪年之后第二个千年期间影响全世界的两个伟大人物之一（另一个是爱因斯坦）。

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自创立以来，给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文艺及各个方面以强烈的震撼和推动。20 世纪西方艺术与美学理论批评的一个主要的思想理论来源自然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并且随着人类现代文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形式不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与美学理论批评的流派，出现了一大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家、文论家，孕育了一代又一代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优秀人才，极大地推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与美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并使之具有现代或后现代的性质和特征。



哲学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一个时代或一个美学家、文论家艺术与美学理论批评的高度和深度，往往首先取决于其哲学思想所达到的高度与深度。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与美学理论批评的基础和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主要源于西方马

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与美学理论批评

克思主义美学家、文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独特解释，即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哲学，如萨特所说：“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①这在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已见端倪，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和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萨特等人都以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依据，也都论证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种哲学，是一种哲学的马克思主义。这既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家、文论家为什么大多是西方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缘故，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与美学理论批评为什么往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家、文论家的哲学思想的发挥或有机组成部分的缘故。应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与美学理论批评所取得的成就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达到的水平是分不开的。

在20世纪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中，最有影响，最富有代表性的就数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了。美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詹姆逊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曾说过：“如果说有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的话，我认为就是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可以说卢卡奇是20世纪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而这本书则是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②我国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也是一种西方哲学，但它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西方哲学。在人类20世纪的哲学思想格局中，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既有别于东方哲学，也与西方哲学有着很大差异的第三种哲学。或者可以进一步这样说，20世纪的哲学是西方哲学、东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三足鼎立的哲学。

① 柳鸣九主编：《萨特研究》，第10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② 詹姆逊：《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理论》，第10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现代哲学，它远在其他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之前就实现了对西方近代哲学的超越。但是，从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的理论演化而来的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大都按照为马克思主义所扬弃的近代哲学的思维方式去解释它，或者说，它们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现代哲学而是当作近代哲学，其后果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陷入僵化而日益失去吸引力。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家、文论家则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现代哲学来加以理解、研究、阐释和宣扬。^① 他们研究文学艺术不仅仅是个人爱好，而是有着严肃的使命感。并且由于他们大都在大学或者政府机构任职，具有较高的学位，全力研究现代与后现代的资本主义文化，尤其是研究文学艺术，这就使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与美学理论批评在 20 世纪艺术与美学研究的总格局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一种哲学对艺术与美学理论批评的影响，最终取决于这种哲学与现实生活是否具有密切的联系。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关注的一些理论问题来看，它并没有回避现实的挑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那些深奥难懂的语言中负载着大量的关于急剧变化的当代世界的信息，跳动着这个特定时代的脉搏，也倾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类生存状态和命运的关心。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用特定的语言和方式曲折迂回地反映了时代迅速而深刻的变化。而这一点，在苏联、东欧剧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反思中表现得特别明显。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具有的西方现代与后现代文明社

^① 参见陈学明主编《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西方马克思主义卷》，第 2~3 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与美学理论批评

会的时代性及其理论高度，使得在此思想基础之上产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与美学理论批评也成为了既有别于东方文论、又与西方文论有较大差异的艺术与美学理论批评形态，它所具有的思想文化内涵的丰富性和包容性、理论价值的创新性和前瞻性以及批评实践的现实性和时效性，都值得人们学习借鉴，深长思之。

二

20 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与美学理论批评就时间的跨度而言，崛起于 1920~1930 年代，兴盛于 1960~1970 年代，在 1980~1990 年代继续发展，深化；就地域的转移和拓展而言，从 1920 年代出现在德国和意大利，到 1960 年代在法国的复苏，再到 1970~1980 年代在英美的广泛传播，又从英美影响到更广泛的地区，日益显示其具有很强生命力的发展趋向。

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与美学理论批评始于 20 世纪 20 年代的卢卡奇。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后，俄国十月革命成功，而西欧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却全部归于失败。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情况下，西欧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张重新理解马克思，发展马克思主义，以适应变化了的西方社会形势的需要。马克思的故乡在德国，在欧洲，对于原汁原味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西欧的马克思主义者似乎更应有发言权，更应该受到尊重。同当时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与专政的学说和实践不同，在卢卡奇看来，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而人的解放是与人的主体性的确立，与人的自我意识的呈现，进而与阶级意识的觉醒联系在一起。然而，现代资本主义社

会由于无所不在的物化（异化），使人的主体性淹没了。为此，现代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克服物化（异化）意识，恢复人的主体性。正因为如此，卢卡奇于1923年写作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标志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该书也被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对包括西方艺术与美学理论批评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而1932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被发现，更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重新理解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契机，提供了思想理论资源。此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大多循此方向，把变革世界的希望寄托于人的主体意识的解放。这个理论思考的方向是与时俱进的，是在西方社会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创造性的发展。

美国的韦勒克称卢卡奇为20世纪四大批评家之一。卢卡奇提出的总体性概念，可以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与美学理论批评的核心概念之一，具有本体论和认识论尤其是方法论的意义。总体性所说的总体，首先是世界的，社会的，人类的总体，总体性具有广泛的包容性。总体性具有时间性，举凡历史、现实和未来，都属于总体性范畴。总体性具有空间性，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并不总是一种时间区域的主体形式，而是在同一空间共同存在的。总体性是在不同层次中展开的。卢卡奇始终是把不同的总体与社会总体联系起来，所有这些总体必然地也必须与社会总体联系在一起，否定社会总体，容易走向孤立主义。^① 韦勒克在《西方四大批评家》一书中认为：“卢卡契能获

^① 参见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第302～30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得成功，因为他把一件艺术作品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艺术作品反映的也应该是社会总体。”总体性也是辩证法，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就强调辩证整体观的重要性在于可以抓住事件的真正本质，“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其创始人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①

艺术与美学理论批评的总体辩证法从何处入手？在卢卡奇看来，从艺术作品的形式入手，展开文学的总体辩证关系。因为文学的内容是形式化了的内容，形式是内容化了的形式。如果不抓住形式，文学批评就失去了“抓手”或“抓手”。^②卢卡奇自幼受到良好教育，天资聪颖，对这种艺术形式了如指掌，在评论中运用自如；这是他同时代相当多的苏联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与美学理论批评家所望尘莫及的。

对于现实主义，卢卡奇是从艺术本体的意义上去关注和加以研究的。他认为，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的根本特质是对现实的整体反映。文学不是简单地、表面地反映现实，而是要对现实作更深刻、更全面的反映。在现代社会的条件下，作家艺术家更应该如此。这是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现实作为一种整体存在，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可以被人们轻易地凭感官直觉所把握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被一种物化形式——拜物化形式掩盖起来了。现代作家艺术家倘若停留于对日常生活和日常思维作直观反映，便是对资本主义物化（异化）现象的认可，便会模糊对资本主义社会真相的认识。而对社会生活的整体反映，卢卡奇认为必须通

①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第48页，商务印书馆，1995。

② 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第30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过塑造典型形象才能实现，因为典型形象是资本主义物化（异化）现实造成的本质与现象、个性与共性、客体与主体等方面的对立冲突在艺术作品中的辩证解决。艺术典型作为审美的结构本质在于特殊性，卢卡奇关于审美与科学区分的这个思想也丰富了人们对恩格斯所说的“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的认识，因为从心理学上说，普遍性是与语言和概念的形式相关的，而个别性则是与人直观的感性确定性相联系。卢卡奇指出，个别性、特殊性和普遍性三个范畴是客观现实各种对象之间的关系和联系的本质标志，特殊性不仅是一种相对的普遍化，不仅是由个别性通向普遍性或由普遍性通向个别性的道路，而且是个别性与普遍性的中介。这种中介不单纯是连接的环节，而且具有独立的意义。^①艺术典型寻找的正是这样的见出普遍性的特殊性，艺术典型形象因此可以表述为个别性、特殊性与普遍性有机统一的三维结构。

卢卡奇还认为，真正的现实主义是与人道主义结合在一起的。伟大的现实主义在主体论方面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审美形式化。恢复完整的人性，建构人的全面的主体价值，是现实主义的基本功能。而且，卢卡奇接受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观点，把人的感觉的解放同真正的人道主义联系在一起。所说的人的感觉的解放就其本质而言自然是一种人的解放，而人的感觉的解放又离不开审美和艺术活动，这样，艺术的审美特性与人道主义的内在联系也就是自然和必然的了。可以说，卢卡奇在总体上丰富、改造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现

^① 卢卡奇：《审美特性》，第1卷，徐恒醇译，第1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实主义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与美学理论批评所突出的文化哲学的地位与社会文化批判的走向，重视艺术与美学理论批评同现实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也始于卢卡奇。人的哲学就是文化哲学，文化哲学把文化意识形态当作人的根本来加以强调。早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就把物化（异化）作为一个中心概念提出，而在他后来撰写的《关于社会存在本体论》中，更是针对苏联当时的情况，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异化现象。而高扬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自觉确立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主体地位则是克服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重要途径，社会主义时期正确的意识形态在克服异化现象中也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以对人的本质和异化的论述著称的西方著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成员弗洛姆的言论亦上承马克思与卢卡奇，对我们有着深刻的启示，他说：“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物和环境在多大程度上变成了我们的主人，这是马克思所未能预见到的；可是没有什么比下述事实更加突出地证明了他的预见：在今天，全人类都成了它自己创造出的核武器的囚犯，成了同样是它自己创造出的政治制度的囚犯。心惊胆跳的人类正焦急地盼望知道是否它能从自己所创造的物的力量中拯救出来，从它所任命的官吏的盲目行动中拯救出来。”“马克思的确没有预见到异化已经变成为大多数人的命运……，这部分人主要不是与机器打交道，而是与符号和人打交道。说起来，职员、商人和行政官吏在今天的异化程度，甚至超过熟练的手工劳动者的异化程度。”^①

^① 陈学明主编：《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西方马克思主义卷》，第358～359页。

而在我国，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才由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周扬提出了对社会主义社会中异化现象的认识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进一步深入的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差距和遗憾。

三

与卢卡奇同时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的葛兰西，既是一位哲学家，也是一位职业革命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与美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史上亦有所建树和重要影响。

作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与美学理论批评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葛兰西同卢卡奇一样，重视总结当时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并把它们上升到理论上，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做出了富有独创性的解释。

葛兰西的《狱中札记》使他获得了巨大的声誉。西方不少学者认为，葛兰西在这部遗著中创立了一整套适合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制定了社会革命的新的策略。有人甚至称葛兰西的学说为“葛兰西主义”，足见其影响的巨大和深远。

“实践哲学”不仅是葛兰西用来表示马克思主义的形式问题，而且这一概念本身也表明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独特理解。在葛兰西看来，他的目的是想表明，实践哲学并不单纯地停留在经济斗争上，他更重视上层建筑，尤其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而葛兰西关于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理论正是在此见解上引申出来的。葛兰西强调实践哲学的批判性以及实践哲学与政治的不可分离性。他认为，强调实践哲学的批判性正是为了引导人民群众确立普遍的“批评意识”和“文化

批判能力”，从而使以实践哲学为基础的新文化的建设和传播充满活力。

研究葛兰西的艺术与美学理论批评，一定要放在他所架构起来的社会哲学体系的框架中才看得清楚，这就不能不涉及“市民社会”与“领导权”的理论，不能不涉及尤为当前人们所关注的文化批评和政治批评的理论意义。对于“市民社会”，马克思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把它归结到经济基础的范围内，而葛兰西则主要强调了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一致性，并指出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区别主要在于：政治社会代表暴力，作为专政工具，它被用来控制人民群众，使他们与既定的经济关系保持一致，它的执行机构是法庭、监狱、军队等。市民社会则代表舆论，它通过民间的社会组织起作用，在这些组织中，最重要的是政党、工会、教会和学校，另外还包括各种意识形态——文化的组织，如报刊、杂志和各种学术文化团体等。按照葛兰西的理解，在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中，他更强调的是上层建筑，特别是市民社会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葛兰西的上述见解中也隐含着他对西方社会上层建筑的独特理解，即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上层建筑中的市民社会（即意识形态——文化方面）起着比政治社会更为重要的作用。资产阶级的统治不光是靠军队和暴力来维持的，而且相当大程度上是靠统治阶级广为宣传，从而被人民大众普遍吸收的世界观来维持的。这就把整个市民社会，把意识形态——文化问题突现出来了。应该说，这是葛兰西立足于西方社会的特定历史条件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的发展和丰富。

正是从西方社会的特定历史条件出发，葛兰西提出了与列宁不同的领导权理论，把问题的焦点集中到市民社会的领导权，

即文化领导权上。葛兰西认为，存在着两种不同的领导权：一种是“文化上的领导权”；另一种是“政治上的领导权”。在东方专制国家，比如在俄国，政治领导权比起文化领导权，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但在西方，情况正好相反，文化领导权起着更为根本的作用。所以，在西方国家，掌握市民社会的领导权是掌握政治社会领导权的先决条件。^①这就是说，在卢卡奇那里，无产阶级的解放还是高扬本阶级的主体意识，是自觉的无产阶级主体意识；而在葛兰西的理论中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提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目标并不是夺取国家领导权，而是在市民社会的各个领域中逐步破坏资产阶级在文化、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由无产阶级来取而代之，先进行预演，然后有可能再在适当的时候顺利地掌握国家权力。而无产阶级在上升为统治阶级之后，仍然要十分重视对市民社会的领导权。显然，葛兰西的这个重要的观点对当时西方国家的革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也可以说是在西方社会条件下的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

按照葛兰西的思路，在确立了革命目标之后，还要确立新的革命战略，即由“运动战”转入“阵地战”，即由直接发动革命夺取资产阶级国家的领导权转而先在市民社会中逐个地夺取新阵地；在资产阶级政权稳定的时期先攻破市民社会这个资产阶级防御系统中的最顽固的堡垒，在掌握意识形态——文化领导权的基础上，最后夺取国家政权。葛兰西的革命战略思想也在西方产生了重大影响，也直接影响到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及西方马克思艺术与美学理论批评的发展。

^① 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第105-106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

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与美学理论批评

葛兰西的艺术与美学理论批评只有放在上述他的政治文化的视野内才是具有穿透力和影响力的，或者说，葛兰西的艺术与美学理论批评是他整个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实施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一个重要方面。葛兰西所提出的著名的关于“民族—人民的文学”的思想，就是他依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意大利历史的范围内，把对文学艺术的研究作为更加广泛的文化史的一部分来加以对待的。葛兰西认为，文化艺术始终同劳动分工和阶级关系联系在一起，并且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它们作出反映，无产阶级要自觉地进行文化艺术领域里的斗争。建设“民族—人民的文学”，是为了更好地发挥文学艺术的社会功能，以利于实现无产阶级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权。

四

卢卡奇和葛兰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艺术与美学理论批评崛起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之所以最具代表性，就在于：

第一，卢卡奇和葛兰西都始终关注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对时代提出的新问题保持着一种敏锐的感受和体验；都能够根据西方国家时代条件和客观形势的新变化，不失时机地对原创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和结论进行必要的调整和积极的修正。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符合当时西方国家实际的调整和修正就是否认了只适用于东方某些国家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暴力革命”论，代之以恢复和高扬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主体性、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逐步建立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文化霸权），最终以和平方式夺取国家政权